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

明　梅鼎祚　撰

[illegible]城人太元中為宜昌柴

[illegible]力辭推薦乃之匡山託

[illegible]也彭城劉遺民豫章雷

[illegible]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

[illegible]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

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

令遵民著其文沙門道昺梵僧佛馱跋陀羅弟慧持等咸預焉稱蓮社十八賢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
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令幸以不謀而僉心
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
子來於是靈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
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
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
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
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

倫晉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靈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啟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出三藏記集高僧傳

張野字萊民南陽人

遠法師塔銘

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游結宇靈嶽白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世說注

戴安公

釋疑論

安處子問於𤣥明先生曰葢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已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罹備嬰任性恣情

肆行暴虐生保榮貲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饑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

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
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
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
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
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内論而不議鑽之
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
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

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巳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令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

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周道祖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盎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

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敎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敎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

眛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設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賾藴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益中智巳還而安于懷仁不没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没蔡
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
洗心以懷宗練形以闡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
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
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
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
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
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

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睽眛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
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安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
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
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
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
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慼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

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於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

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藏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

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没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没蔡靈以善薄受禍郗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荅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

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

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

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
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
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
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
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
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
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
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叙

周道祖答戴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暦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釋慧遠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令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矣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並廣弘明集

王該

日燭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津
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絕昧
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
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
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
遊眺究滯蕩而無根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
三界之寥廓遣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
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

分故哀生而怡寃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纏綣迭枯迭芳往來出没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彼遠漂濟來晑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慇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逮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徵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畀人道惡矜疊困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

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授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柄之附繩蒼夫出於帝父黃能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為仁之在已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夭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令屠刳以為禮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闔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

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為囂囂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矇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咢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鋋以積刃劍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閱卒傍執釵三扐一奮百千累羅鵄鵄利觜煌煌火車銳釘欃槍狡狗擬身婬徒燋於幻柱饑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

盖痛戮之易加永煩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
網弗可裂縷千條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
來而忘宇子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
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
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巻耀琉璃
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
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疊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
彼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為以干性常從容

於自然映光蘂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王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菑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别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數

設云云廣衍悠悠駉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
玄之綱領遺毛目於網表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
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
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
場畢無為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
致用叅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
於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
開士解拘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谿於鑒先體之

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絶韻疇匏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潄水闞叟登霄衞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令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

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
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皐何深味以栖素
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遥才不難
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
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
大居細君小為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
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
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

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彩粲嘯靈廚之芬芳矐叔
振旅之兇化恭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崖奇惜有待
之無長斯乃數内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
列仙之流練形之匹態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
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
餌术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
染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括
囊以堅卯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顔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郢人其逝為誰匠椹設筌蹄乎淵畚俟魚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其目擊而廢心無運睽倏往矣斯復忽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

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逵暫若瞬目靈辔雖迅緣框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飆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婁近謂奢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蔕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拔津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翦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内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

隨空落檝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
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
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
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
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
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

簡而仰逝抗瑩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毘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籍大言横裒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耳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旣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積籍昣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顧於割玉又頑誣乎火熾况下斯而東敎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

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弘明集

王齊之

薩陀波崙讚因畫般若臺隨變立讚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
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歡
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探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初學記作慧遠

亹亹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
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因常啼念佛為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搴映彼真性鏡此羣麤並弘明集

丘道護

道士支曇諦誄并序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肩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

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冑遐方而誕秀協川嶽
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
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
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絶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
明道昭於歳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
清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
尋幽賾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
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為

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睎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迹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忘

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賛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暖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鼃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即瞰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一

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柬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拕靈淵其二

遼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沖亹亹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渟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三

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抱穆然靡

達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頽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

乃播神威其四

幽境湛默人肆諠引閒邃易一華紛難泯

公乃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搆室林巘擯拭外緣潛

精内敏靡筌不服無微不盡其五

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

峯雲秀迥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

其虛眇眇玄風愔愔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

親情與俗踈其六

道固無孤德必有鄰淵清引映業勝懷

人睎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

日日王神林壞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絶賢表義乖
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淪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
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推著綢繆聚淹信宿間宴
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掇
菊梨柚薦甘蒲筍為歡賦詩詠言怡然偕足眷懷兹遊
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雲襟瞻憤悲哭嗚
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日昧

者或應橫為凶吉邀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逮而疾庶遘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焉自失寄懷毫素巖風載述嗚呼哀哉（其十　廣弘明集）

殷晉安（晉安恐是官稱）

文殊像讚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真風幽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絶塵孤栖祝想太

冥

文殊師利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貌何者虛引之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算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

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兹刹法輪

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
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
以挺作吸沖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陰吐德音而流聲
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
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
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
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
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

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盞是數減百年有
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
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
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
為接頽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
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祗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
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
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啟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並廣弘明集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充母隸書猶善規矩

與師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

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諧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黃伯思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此與師帖尤疎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此偽帖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

釋文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輯

晉 四

支敏度 先西域人晉成世與康僧淵等過江聰哲有譽開元釋教録云晉惠時豫章山沙門

合維摩詰經序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覽然斯經梵

足以為異人别出也恐是越嫌譏所譯者辭質多梵音所異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家各有記録耳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梵音遍行於世即越所定者也至大晉之初有沙門支法護白衣竺叔蘭並更譯此經求之於義互相發明披尋三部勞而難兼欲令學者即得其對令以越所定者為母護所出為子蘭所譯者繫之其所無者輒於其位記而别之或有文義皆同或有義同而文有小小增減不足重書者亦混

以為同雖無益於大趣分部章句差見可耳

勇伏定記曰元康元年四月九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筆受願令四輩覽綜奉宣觀異同意並出三藏記集

康法邃

譬喻經序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東晉録云譬喻經十卷成帝世沙門康法邃類集衆經撰出此部事甚要妙

譬喻經者皆是如來隨時方便四說之辭敷演弘教訓

誘之要牽物引類轉相證據互明善惡罪福報應皆可寤心免彼三塗如今所聞億未載一而前後所寫互多複重今復撰集事取一篇以為十卷比次首尾皆令條别趣使易了於心無疑願率土之賢有所遵承永升福堂為將來基出三藏記集

釋道安

姓衛常山扶栁人博涉經義南投襄陽化行樊沔後歸苻堅建元中終長安五級寺

安般注序

安窮覽經典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序致淵富妙盡深旨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

託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别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乎唯守也故修行經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

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辨者也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
末有何難也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則念根也故撰
法句者屬唯念品也昔漢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
古特專阿毘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此經其所譯也
兹乃趣道之要徑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會為之注義
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為解其下庶
欲蚊翮以助隨藍霧潤以增巨壑也

陰持入經序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
躭醉榮寵抱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為病也猶癩疾焉入
骨徹髓良醫拱手猶蹎蹶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
悼茲痛心内發忘身安赴塗炭含厚德忍毀擊覩羅𥥆
於重雲止罝綱于八極洪癡不得振其翼巨愛不得逞
其足探善心於毫氂拔兇頑於虎口以大寂為至樂五音
不能聾其耳矣以無為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睺
形濁世拯擢難計陟降教終潛淪無名諸無著等尋各

騰逝大弟子衆深懼妙法混然廢沒於是令迦葉集結
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該羅幽廓難度難測也世雄授藥
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衆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
能綜練自茲以後神通高士各為訓釋或攬撰諸經以
為行式譬瓔璣歟擇彼珠珍以色相發佩之冠之為光
為飾喻繪事歟調別衆彩以圖暉列諸明獻者所撰亦
然此經則是其數也有捨家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
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為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

禪觀醇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入莫知苦是故先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知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從首至於九絕都是四十五藥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緣訖淨法部者成四信也其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紹胄法王奪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應真此乃大乘之舟檝泥洹之關路于斯晉土禪觀跐

補非敢自必析究經旨

人本欲生經序

人本欲生經者照乎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者癡也欲者愛也生者生死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為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縈於九止綢繆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乎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

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
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
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豈虛也哉誠近歸之要也斯經似安世高譯為晉言也
言古文悉義妙理婉覩其幽堂之美闕庭之富或寡矣
安每覽其文欲疲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
而存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為之撮注其義同而文
別者無所加訓焉

了本生死經序

夫四信妙輿者衆祐之寳軒也以運連縛倒見衆生凡在三界罔弗冠癡佩行嬰舞生死而趣陰堂揖讓色味驂惑載疑驅馳九止者也既則狎賢侮聖從其姦慝貪劒恚鍼梟截玄路羣誹上要殃禍備嘗矣世雄顧愍深圖變謀法旍矅於重霓道鼓震於雷吼寂干障乎八紘慧戈陷乎三有於是碎癡冠決嬰珮升信車入諦軌則因緣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猶解也本則癡

也元也如來指舉一隅身子伸敷高旨引興幽讚美矣盛矣夫計身有命則隨緣縛謗佛毀信若彌綸於幽室矣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諦照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斯乃五十六藥之崇基淵乎蓋衆行之宗也開微成務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京此經則十六之一也其在天竺三藏聖師莫不以為教首而研幾也漢之季世此經始降茲土雅邃奥邈少達旨歸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為作注解探玄暢滯真可謂入室者

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倫猶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釋末訓非苟穿鑿以紫亂朱也儻孤居始進者可以辯惑焉

十二門經序

十二門者要定之目號六雙之關徑也定有三義焉禪也等也空也用療三毒綢繆重病嬰斯幽厄其日深矣貪囹恚圄癡城至固世人遊此猶登春臺甘處欣欣如居花殿嬉樂自娛莫知為苦甞酸速禍困惪五道夫唯

正覺乃識其謬耳哀倒見之苦傷蓬流之痛為設方便
防萌塞漸闢玆慧定令自澣滌挫鋭解紛返神玄路苟
非至德其道不凝也夫邪僻之心必有微著是故禪法
以四為差焉貪淫囹者荒色悖蒸不别尊卑渾心躭緬
習以成狂亡國傾身莫不由之虛迷空醉不知為幻故
以死屍散落自悟漸斷微想以至于寂味乎無味故曰
四禪也瞋恚囹者爭纖芥之虛聲結瀝血之重咎恩親
絕於快心交友腐於縱忿含怒徹髓不悛滅族聖人見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訓之以等丹心讐親至柔其志受垢含苦治之末亂淳德遂厚兕不措角況人害乎故曰四等也愚癡城者誹古聖謗真諦慢二親輕師傅斯病尤重矣以慧探本知從癡愛分別末流了之為惑練心攘慝狂病瘳矣故曰四空也行者挹禪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淨之淵流蕩癡塵之穢垢則皎然成大素矣行斯三者則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則知所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則知所以度人也然則經無巨

細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為世寶慧日既没三界喪目經藏雖存淵玄難測自非至精孰達其微於是諸開士應真各為訓解釋其幽賾辯其差貫則爛然易見矣窮神知化何復加乎從十二門已後則是訓傳也凡學者行十二門却盡神足滅外止麤謂之成五道也三向諸根進消內結謂盡諸漏也始入盡漏名不退轉諸佛嘉歎記其成號深不可測獨見曉焉神不可量獨能精焉陵雲輕舉淨光燭幽移海飛嶽風出電入淺者如是況

成佛乎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發跡逮于無漏靡不周而復始習茲定也行者欲崇德廣業而不進斯法者其猶無柯而求伐不飯而徇飽難以獲矣醒寤之士得聞要定不亦妙乎安宿不敏生值佛後又處異國楷範多闕仰希古烈滯而未究寤寐憂悸有若疾首每惜茲邦禪業替廢敢作注于句末雖未足光融聖典且發蒙者儻易覽焉安世高善開禪數斯經似其所出故録之于末

大十二門經序

夫婬息存乎解色不係防閑也有絕存乎解形不係念空也色解則治容不能縛形解則無色不能滯不縛者雖天魔玉顏窈窕艷姿莫足傾之之謂固也不滯者雖遊空無識泊然永壽莫足礙之之謂真也何者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雖羣居猶芻靈泥洹猶如幻豈多制形而重無色哉是故聖人以四禪防淫淫無遺焉以四空滅有有無現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萬形之未始有

百化猶逆旅也怨憾之興興於此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仇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獄乃毒乃辛欣之甘之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所難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豈非為之乎未有圖難於其易者乎夫然則三事凶眈靡然息矣十二重關廓然闢矣根立而道生覺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門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揮變榮光四塞彈撇安明吹沫千万黙動異剎必先正受明夫匪禪無以統乎

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此經世高所出也辭旨雅密正而不豔比諸禪經最為精悉案經後記云嘉禾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匱向二百年矣冥然不行無聞名者比丘竺道護於東垣界賢者經中得送詣護澤乃得流布得經之後俄而其家遇火護若不覩為灰炭矣自然將喪斯禪也後死者不得與聞此經也此經也八音所誨四道作訓約無之文重無簡矣

精義入神何以上乎前世又為懸解一家之傳故詮而次之然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今為略注繼前人之末非敢亂朱冀有以寤焉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序

大哉智度萬聖資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莫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壽莫美乎上乾而齊之殤子

神偉莫美於淩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
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為
衆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域耳非
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
者智度之奧室也名教遠想者智度之蘧廬也然存乎
證者莫不契其無生而惶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蕩冥
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宜乎不其宜乎
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逍遥俱遊千行萬定莫不以成

衆行得字而智進全名諸法參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經也進咨第一義以為語端追述權便以為談首行無細而不歷數無微而不極言似煩而各有宗義似重而各有主璅見者慶其邇敎而悅寤宏喆者望其遠標而絕目陟者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度不能盡曁杳冥矣真可謂大業淵藪妙矣者哉然凡諭之者孜文以徵其理者昬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則考文則異同每為

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為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為旨則忽其始擬之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從始發意逮一切智曲成決著八地無染謂之智也故曰遠離也三脫照空四非明有統鑑諸法因後成用藥病雙亡謂之觀也明此二行於三十萬言其如視諸掌乎顛沛造次無起無止也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齎詣京師譯為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

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投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仕行恥此尋求其本到于闐乃得送詣倉垣出為放光品斥重省刪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煥爾闡幽支讖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刪削所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誠也安不量末學庶幾斯心載詠載玩未墜于地撿其所出事

本終始猶令折傷玷缺戢然無際假無放光何由解斯經乎永謝先喆所蒙多矣今集所見為解句下始現有首終隱現尾出經見異銓其得否舉本證抄敢增損也幸我同好飾其瑕謫也（大藏淡字函瑰作隤）

合放光光讚略解序

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闐國持來其年相去無幾光讚于闐沙門祇多羅以泰康七年齎來護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

年于闐為師送至洛陽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先光讚來四年後光讚出九年也放光于闐沙門無叉羅執梵竺叔蘭為譯言少事約刪削重複事事顯炳煥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於天竺辭及騰每大簡焉光讚護公執梵本聶承遠筆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每至事首輒多不便諸反覆相明又不顯灼也考其所出事周密耳互相補益所悟實多恨其寢逸涼土九十一年幾至泯滅乃達此邦也斯經

既殘不具並放光尋出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
中山支和上遣人於倉垣斷絹寫之持還中山中山王
及衆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經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讚
人無知者昔在趙魏迸得其第一品知有茲經而求之
不得至此會慧常進行慧辯等將如天竺路經涼州寫
而因焉展轉秦雍以晉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達
襄陽尋之玩之欣有所益輒記其所長為略解如左般
若波羅蜜者成無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

也等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真際也故其為經也以如為首以法身為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爾也佛之興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爾都忘二三盡息皎然不緇故曰淨也常道也真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萬法有為而此法淵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經萬行兩廢觸

章輒無也何者凝則無往而非徼終日言盡物也故為八萬四千塵垢門也慧則無往而非妙終日言盡道也故為八萬四千度無極也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凡論般若推諸病之壇服者理徹者也尋衆藥之封域者斷迹者也高談其轍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号章之不住五道品之不貢高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轍迹又思存其所指則始可與言智已矣何者諸五陰至薩云若

則是菩薩來往所現法慧可道之道也諸一相無相則是菩薩來往所現真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後章或曰世俗或曰說已也常道則或曰無為或曰復說也此兩者同謂之智而不可相無也斯乃轉法輪之目要般若波羅蜜之常例也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

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
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梵天品一
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梵數經法
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
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門曇摩蜱執
本佛護為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
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
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為訓其下凡四

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别為一卷合五卷也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剗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
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
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
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
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
所敢知也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梵本難繫者也

又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朴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寔也其有方言古辭自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章蕩然無錯疑毫芒之間泯然無微疹已矣乎

增一阿含經序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指不復重序也增一阿
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曰增
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為義也其為法也多録禁律繩
墨切厲乃度世檢括也外國巖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
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
人也齠齓出家執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
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
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嵩

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春乃訖為四十一卷分為上
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
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䂮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
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
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剎傳此五
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
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為錄焉懼法留世久遺逸
散落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令為二阿含各

為新録一卷全其故目註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玆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勿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法甚慊切眞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為意

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大藏形字函見載

道地經序

夫道地者應真之玄堂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陟矣無為之牆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闥少闚其庭者也盍為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為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者幾矣怳惚無行求矣漭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可以成寔覩末可以達本乃為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

軌闡止啟觀式成定諦髦彥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於乎美矣夫地也者包潤施毓稼穡以成鏐鐐瓊琛罔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曰道地也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識病而療聲與難算至如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著遷而靈教乖於是有三藏沙門厥名衆護仰雅諸行布在羣籍俯愍發進不能悉洽麤述衆經撰要約行日其次序以為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首與可終身載不可須臾下猶氣息

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首下則身殪若行者暫去斯法姦宄之匿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禪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適此邦其所傳訓淵微優邃又析護所集者七章譯為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質從文或因質不飾皇矣世高審得厥旨夫絕愛原滅榮冀息馳騁莫先於止了癡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觀大聖以是達五根登無漏揚美化易頑俗莫先於止靡不由茲也真

可謂感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于成壞則是苦諦漏盡之迹也神足章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人之處世曚昧未祛熙熙甘露如饗大牢由處穢海幽厄九月既生迍邅罹遘百凶尋旋老死嬰苦万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為苦證遊神八路長陟永安專精稽古則佚樂若此闚情縱欲則酖毒若彼二道顯著宜順所從石以淬壁剝堅截剛素質精染五色炳爍由是論之可不勉

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絶玁狁猾夏山左蕩沒避難渡澤師殞友折周爰諮謀顧靡所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此二仁者聦明有融信而好古冐嶮遠至得與酬酢尋章察句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微寤蚑蚋奮翼以助隨藍蟻壟增封嵩嶽之頂豈其能益於高猛哉探賾與邈唯八輩難之況末學小子庶幾玆哉然天竺聖邦道岨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既逝來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伸已丹

亦冀諸神道照我顒顒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十法句義經序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敎亦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即名為經邪止名正亂止名定方圓隨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則神通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已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汎然因法而結也二三至十在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為目耳譬藥分劑有單有複

診脉視色投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即幽阿難所傳分為三藏纂乎前緒部別諸經小乘則為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毗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為道之樞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鶖鷺子也于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

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廋哉義焉廋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録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僧伽羅剎經序 秦言衆護

僧伽羅剎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

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高明
絶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
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
而演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世諸經載佛
起居至謂為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
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
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
耶維者當不燋此葉言然之後便即立終罽貳王自臨

而不能動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揺即就耶維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宫將補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齎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為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襄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鼔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

阿毗曇八犍度論序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衆祐有所見道果之至賾擬性形容執乎真像謂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司南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責優陀耶曰汝致詰阿毗曇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為大阿毗曇也（戒定慧名無漏也）佛般涅槃後迦旃延（義第一也）以十部經浩博難究撰其大法為一部八犍度四十四品也其為經也富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

至德無妙而不出可不謂之邃乎富邃洽備故能微顯闡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迭為賓主悉則味淨遍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别其所以故為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憲章鞞婆沙詠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大荒之外葱嶺之表雖欲從之末由見也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禘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

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和理其指歸自四月三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日檢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鍮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憮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解四十六日而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為至於事須懸解起盡之處皆為細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四言）秦言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言數可與十門等也周攬斯經有碩人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漏

者尚其要以研幾者尚其密密者龍象翹鼻鳴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其孰能與於此也要者八忍九斷巨細畢載非人中之至練其孰能致於此也博者衆微衆妙六八曲備非人中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諸學者遊槃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大藏夏字函見載

十四卷鞞婆沙序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佛意三昧之所傳也其後別其逕至小乘法為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迦

旃延子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為阿毗曇四十四品要約婉顯外國重之優波離裁之所由為毗尼與阿毗曇四阿含並為三藏身毒甚珍未墜於地也其後曇摩多羅刹集修行亦大行於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陀槃尼二名達悉三名韗羅尼撰韗婆沙廣引聖證言輒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而近煩韗羅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經猶大海與深

比丘尼大戒序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為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為三藏之

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烏雀也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怏怏不盡於此至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逕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

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
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規矩與同猶
如何符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直道味也
而嫌其丁寧文多反復稱即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
避席謂大不宜尒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慎
舉止也戒乃逕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寶
之師師相付一言乖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尒
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先王之

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寧守雅正譯梵為秦東教之士猶或非之願不刋削以從飾也衆咸稱善於是案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中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為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

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罽賴尼尸叉罽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侍尸叉罽賴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侍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尒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

比丘大戒本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庚跋門怒鉢羅鞞處然後入唱行籌曰頞籢含陀阿素含

羅遮麗吏布薩陀心密栗柹婆揄鞞度舍羅姑隸怒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答說戒不來者屬授清淨說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並出三藏記集

答郗超書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為煩高僧傳

襄陽金像銘道安所造更歷晉宋齊梁屢感靈相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鎔毀於腋下倒垂衣內有銘年月悉符案安間通陰陽此必安所預定

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唐釋道宣續高僧傳

釋文紀卷六